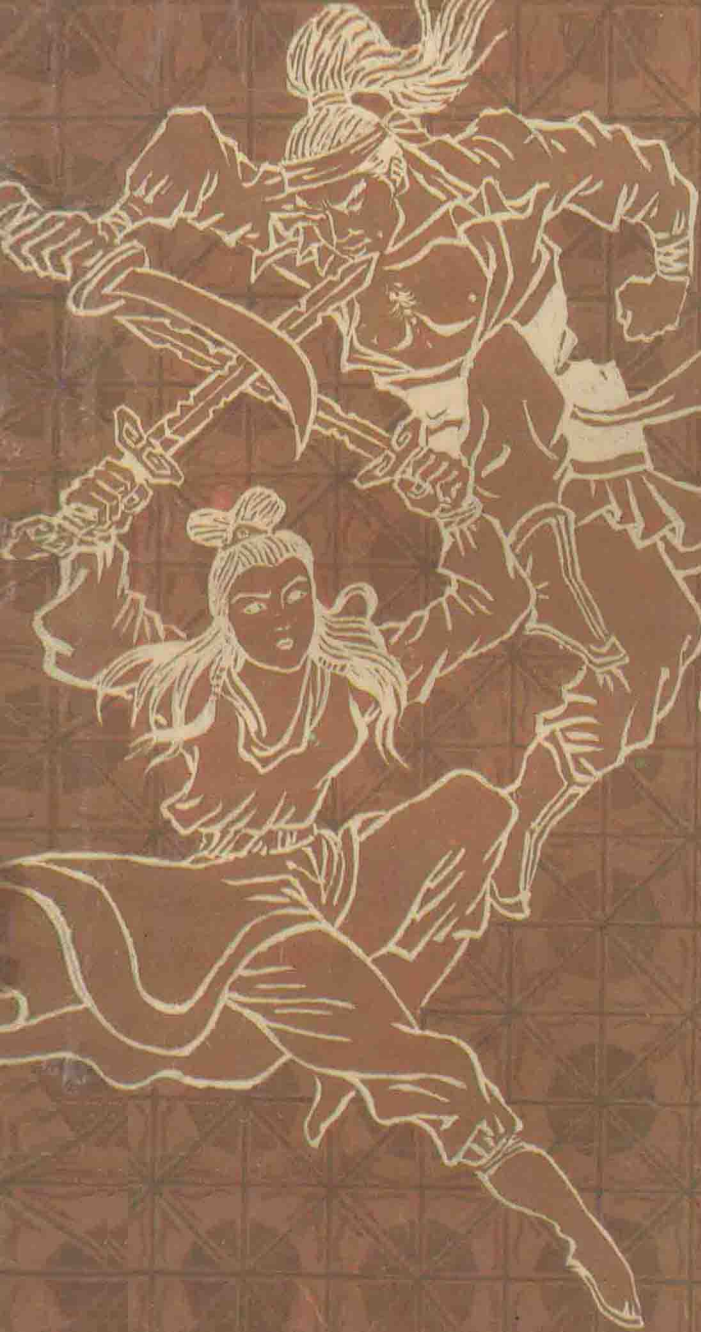


无刃剑

(台湾)
卧龙生



无 刃 剑

卧龙生著

（下集）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

一九九三年三月（银川）

卧龙生 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发行

宁夏人民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 1092 32开 24印张

1993年3月第一版 1993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20000册

ISBN7—5378—0704—3I682

定价(全套上、中、下): 13.80元

目 录

- 二十四、是是非非见分晓
- 二十五、重九之日论剑期
- 二十六、人生一世草一秋
- 二十七、帝王礼佛剑至尊
- 二十八、迷离荒径寻元凶
- 二十九、深入龙潭觅龙珠
- 三十、各呈心智显才能
- 三十一、落井下石为灭口
- 三十二前塵旧爱话从头
- 三十三、剑道精神是仁心
- 三十四帝王谷里风云涌
- 三十五、佛道展成取秘极

坑我们做小买卖的？”

他一张利口，说得齐碧霞无言以对，气往上冲，长剑一亮叫道：“不给就是不给，你有种就来讨讨看吧！”

剑光在他眼前直晃，店主却毫不动声色，淡淡地说道：“你不给就算了，你们会武功，又拿着刀剑，做买卖的人还敢跟你们争不成，最多自认倒霉，往后给贵镖局做做口碑，说四海镖局是如何的威风而已。”

阮雄见齐碧霞下不了台，上前解围道：“师姐，算了吧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，不过才几两银子，给他算了。”

说着朝店主道：“掌柜的，一起是多少？”

店主朝后面叫问道：“算一美，该多少？”

一个少妇装营的女堂跑前道：“二十万零四两六钱！”

齐碧霞震怒道：“胡说，哪有这么多？”

店主笑笑道：“真正的酒菜只有四两六钱，二十万两是额外的代价，算起来并不多。”

阮雄用眼色止住齐碧霞的发作，然后笑笑道：“的确不多，但不知额外的代价是从哪儿算的？”

店主笑笑道：“从你们这一趟的收入计算的。你们不是可以得四十万两吗？大家二一添作五，各得一半。”

阮雄道：“这是我们卖命的代价！”

店主道：“可是你们的命没买掉，所保的镖却丢了，你们还好意思向人家要代价吗？”

阮雄道：“既然我们收不到代价，你还分什么呢？”

店主道：“只要你们答应分一半，小店自然负责替各位追回失镖，让各位平安回到地头。这样不但对事主有了交代，镖局的招牌也保全了，这不算过份吧？”

阮雄冷笑道：“咱们的镖是丢了，可是东西全在这里，只是破损了而已，用不着费心代为追回。”

店主笑道：“贵局承保的一个玉符，而不是四十个，因此只要有一个完整地送到就行了！”

阮雄道：“这一个上哪儿去找呢？”

店主笑道：“大爷真是健忘，您难道不记得有一位公子爷带着个老管家，在这儿抢到了一个，而它可没有破损，把这个追回来不就行了？”

被他一提醒，大家都记起来了，连忙去找一老一少，却已不见人影。

觉清忙道：“也许它是真的，追上去还来得及！”

店主笑道：“来不及了，老管家趁乱先溜了，这个公子爷也跟着拔腿生活。何况朋友走在中间，各位追上去，也难以得手。”

齐苍霖一怔道：“是呀！此刻一个玉符即使是真的，也被人解开了。”

店主笑道：“真假可不敢说，但小店保证还没有解开，只问贵局有没有意思收回来？”

觉清连忙道：“有，有，我负责！”

店主道：“我可不跟他打交道，你们言而无信，跟你们交易上，准有亏吃！”

觉清脸色一道：“你就专门说空话，刚才你不是说要死的，为什么还不死呢？”

觉清被他挤得无言可答，拉出宝剑就想往脖子上抹去，少妇却往前一撞，将他的手撞偏了道：“道爷，你可别死呀，死在我们店前，我们可不要陪你打人命官司。”

阮雄也道：“道长，假如还有一个玉符完整不动，二位送上山就算尽了职守。”

店主道：“假如又是一个假符呢？”

阮雄道：“不管真假，我们都把它当真的，交到地头再说。你一定知道他去向何方？”

店主笑笑道：“二十万两银子呢？”

阮雄道：“只要我们追回店符，绝对一两不少，不过一定得是完整不动的才行。”

店主笑笑道：“大爷真是好心，你就怕这两个道士死了东西我可以保证，但是我相信是假的。”

阮雄冷笑道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店主笑道：“三十九个假的都解开了，哪有这么巧，刚好漏了一个真的？还是他们聪明，他们早知道真货不在这，所以不去追索，否则他们早回头了！”

阮雄道：“真假的事不要操心，我们保的是一个玉符，送到地头，算我们交了差。”

店主点点头道：“这也说得过去，至少可以保住四海镖局的金字招牌，也保全了两条人命，是不？”

其实大家也想到玉符的真实性成分极微，所以阮雄也不要证实了，看着觉清与觉非并不知情，逼死他们又有什么好处呢？因此他连声催促道：“老板，我相信他们人还没有去远，一定藏在附近，否则别的人一定会追上他们，向他们索取了。二十万两买你一个消息，你快快说出他们的藏身之处吧！”

店主道：“我怎么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呢？”

阮雄道：“因为你能保证玉符的完整，自然知道没有被

打开过，因此我相信你一定知道他们两人现在何处。”

店主笑笑道：“银子呢？”

阮雄道：“我们总不会把这么多在银带在身边吧？我写张欠条给你，凭条向四海镖局支付分文不少。”

店主道：“有大爷一句话行了。”

阮雄道：“你快说在哪？”

店主道：“人在哪里我的确不知道。”

阮雄作色道：“老板，我可没精神开玩笑！”

店主道：“二十万两银子，谁跟你开玩笑？”

阮雄道：“找不到人，怎么会有东西呢？”

店主一笑道：“自然有，拿出来吧。”

少妇取出交给阮雄道：“东西交给你，银子可……”

阮雄一手按过，交给觉清道：“道长看看可是原物？”

觉清检视了一会才道：“不错，匣上的封条是敝门的符信，封口也是完整的，没被人动过。”

齐碧霞道：“封条是靠不住的，藏灵子拿出来木匣，个个都封存如故，里面的东西却动过了。”

觉清等了好久才道：“这是真的！”

阮雄道：“道长何以知道是真的？”

店主笑笑道：“上届论剑大会时，武当掌门人以一剑之胜，击败对手，自己手背被划破了一道口，接过玉符时，血印在上面，因为此胜非易，留下点血迹没有除去。这玉符上面尚有干血，自然是真的！”

阮雄道：“道长在金陵给我们看的可是假的了！”

觉清脸色一红，道：“是的，这倒不是贫道存心欺骗各位，因为贫道只打开一匣，另外两匣的真伪则不得而知，方

才见过连破三十九匪都是假符，贫道以为掌门师兄另有安排，一时深感不安，想不到这真符居然还保住了！”

阮雄笑了一下，没有说什么。

齐苍霖却对店主道：“台端倒是对武林符的事很清楚，不知可否将各号见告？”

店主笑笑道：“我叫王老二！”

齐苍霖道：“台端不会真叫这个各字吧？”

店主道：“老爷子何必问得这么详尽呢？反正我对这玉符没兴趣，否则不会交还给各位了。”

阮雄道：“只怕阁下不知道是真的吧？”

店主道：“我打开看看便知道了。反正我不交出，谁也不知道是在我这儿，我一动都不动交出来，证明我对它没野心，大爷说是不是？”

阮雄想了一想，觉得对方说得的确不错。

因此态度一变，拱手道：“前辈高风亮节，在下十分钦仪。”

店主连连摇手道：“大爷别闹虚文，武林符没兴趣，银子可有兴趣，您答应过的二万两，可一分都不能少。”

这口气又充满了市会作风，不象是武林高人的架子了。

阮雄一时莫测高深，只得道：“当然少不了前辈了。”

齐碧霞见真符已得，她想想又道：“老板，这东西你是从哪儿弄来的？”

店主笑笑手指着少妇道：“是我这大儿媳扒来的。”

齐碧霞一怔道：“扒来的？”

店主笑道：“事是这样的，小店在路口上，往来的人物很复杂，乱七八糟的江湖朋友常在这儿发财，小店遇上这些

大爷，又不能让客人在这儿受损失，只好想个办法，我这两个儿媳妇都学过探袋取物的手法，不过嫁到老汉家中后，遇上同行的朋友在这儿下手时，他们又悄悄的取回来交给客人，老头儿拿了匣子要逃走的时候，我这大儿媳妇把它摸来。”

他说的头头是道，众人虽然不信，却也指不出错处，因为一老一少走的，大家没有注意，他们用什么手法取回店匣大家更知道了。

店主却又笑道：“本来这是小店应尽的义务，不该取代价的，可是经此一来，劫夺的人不知道真货又回到各位手上了，自然不会再加阻拦，各位可以顺利将镖货送达，小店有此要求，不会太过份吧？”

阮雄道：“不过份，我们将镖送到地头后，一定在回程将银两送上，前辈在此等候好了。”

店主道：“我有二十万两银子，还开这个店干什么？”

阮雄道：“要怎样将银两交前辈呢？”

店主想了一下道：“这样吧，各位保了镖先走，一到目的，立刻向武当索取代价，然后我来领取。”

阮雄道：“前辈也要去？”

店主道：“当然要去。”

这时方超人何月儿也走了过来。

方超人的神情很冷漠，淡淡地道：“老板，你这店是什么时候开始营业的？”

店主笑笑道：“好几年了，客官可以问问王家老店！”

方超人冷笑道：“这条路我走过多少次了，从没有看见有这样的一家店房。老板，你做得很不错，家具是旧的，桌椅，连盖屋子的茅草都是旧的，看起来真是家老店。”

店主道：“本来是老店，哪儿有新东西？”

方超人冷笑道：“一切都装得很象，唯有厨房里的炉灶假不了，炉上的泥可是新的，没用过几天。”

店主笑道：“客官倒真眼光厉害，小店六天前才重新砌了两口炉灶，偏被您看了出来。”

方超人冷笑道：“还有一点，这厨房里的地下居然会有草根，而且还是活的，旧厨房里怎么会有新草芽？”

店主语为之塞，想想才道：“野草哪儿都可以生根，床头上长草也不是新鲜事儿，厨房里有草又算得什么？”

方超人沉声道：“你别装算，你这家店盖起来不会超过十天，瞒别人可以，瞒我可不行。”

店主双手一摊道：“小店开张几天跟客官有关系吗？”

方超人笑道：“关系倒没有，只是太巧了，刚开张十天马上又要关门了，贵店竟好象专为这桩事开的。”

店主一笑道：“您说对了，半月前有个算命先生告诉我说我要发财，而且是买卖上的横财，我只会买卖酒，特别找了个僻静地方开张，想试试算命先生的命相准不准，没想到算对了。可见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财神爷要上门照顾，连推都推不掉。”

阮来风见方超人还要追问下去，忙道：“二弟，反正东西已经找回来了，不管怎么说，总是这位朋友帮忙，咱们何必还追根问底呢？”

店主笑道：“这位老爷子说得对，东西到手，我又没私藏，原封交出，还对不起各位吗？”

店主笑道：“大爷可得记住，一到泰山立刻跟武当要报酬，否则这次上泰山的人特别多，武当不一定能招架得住。

万一闹得人死庙散，你们收不到报酬，我的银子岂不也跟着落了空？所以您一定要在会前捞到手。”

阮雄看了他一眼道：“放心好了，少不了你的。”

正待驱车出发，忽然前途冲来两骑急马，正是乔装的展毓民与方天华，一到便叫道：“大家等一下。”

店主叹了口气道：“到手的财路又断了！”

那二人除了衣着未改，脸上的乔装都卸除了，阮雄迎上去道：“师父，方师弟，怎么会是你们？”

展毓民急急地道：“别多说，快准备一下，藏灵子跟青城的人追了下来，玉符在我们身边。”

阮雄奇道：“怎么会在您身边？”

展毓民道：“我怕你们会出事，所以才跟天华乔装易容跟了下来，幸好抢到一面玉符，且不管是假，有一面，我们镖局能交差了。刚才乘乱的时候，我们想先溜，那知道青城派了闻道远与祁百合暗中缀住了我们，要留下我们身边的玉符，正在交斗之际，藏灵子与祁逸夫闻达也赶到了，我们只好退回来。”

阮雄朝店主看了一眼，然后道：“师父，那玉符呢？”

展毓民道：“在我怀中揣着。”

阮雄道：“您先看看在不在？”

展毓民伸手入怀，取出一个木匣，包封如旧，齐碧霞失声道：“您的没丢呀，那我们这一块从哪来？”

这时远处尘头又起，阮雄机警地道：“别出声！”

六人六骑飞速赶到，果然是藏灵子与金老二，闻氏兄弟祁氏父子。

祁逸夫首先怒笑道：“展毓民，我知道你不会闲着的，

亏我还留了一下，派人拦住你们。”

阮雄将展毓民手中的木匣接了过来道：“家师是为了维持四海镖局的信誉，必须送一块玉符到泰山，不得不用点手段，幸好得到了一块，我们对武林符没有兴趣，只是为了职责，所在必须送到地头。”

祁逸夫冷笑道：“现在说这种话不是太迟了吗？”

阮雄道：“三十九块玉符揭晓了，这一块也未必是的，各位何必为了这一块而跟我们过不去呢？”

祁逸夫道：“假如是伪符，我们自然不管。可是不看一下总不能放心，你们打开来看看。”

阮雄道：“抱歉，碍难从命！”

祁逸夫冷笑道：“那我们也不客气了。”

方超人在背后一推觉清，他已然会意，乃装作长叹一声道：“阮副总镖头，把匣子给我。”

阮雄递了过去道：“道长，千万别受他们威胁！”

觉清道：“打开看了也好。”

说着便打开木匣，取出一方玉符，里面果然空无一物，祁逸夫十分失望地叹道：“又是假的，你们这批牛鼻子可会搞鬼！”

觉清道：“敝掌门人为维护武林符安全，可谓煞费了苦心，想不到四十块玉符，没一块是好的！”

祁逸夫冷笑道：“好符一定是另外派人秘密送去了，却派了你们四十个人做替死鬼！”

觉清长叹道：“为门户而死是我们的职责。”

觉非道：“师兄有什么话说？”

觉清道：“你把这块碎符包好，照旧送到泰山，算是我

们对门户的心意。”

觉非道：“师兄，难道你不去了？”

觉非长叹道：“我对不起四海镖局各位，唯有一死来谢罪！”

阮雄忙道：“道长，使不得，这不怪你。”

可是觉清已口角流血，倒地死去了！

阮雄怒声朝祁逸夫道：“这都是你们逼的！”

祁逸夫冷笑道：“他自己要死，怎么能怪我呢？幸好这符是假的，否则你们能到得了目的才怪！白白便宜你们了，还有什么不好的？”

说完道：“咱们再找好的去！”

六人六骑又疾驰而去。

展毓民叹道：“觉清道长之死，贵掌门要负一半的责任现在已经没有我们的事了，就此告退了。”

觉非道：“敝师兄已负旧而死，留下的路程，尚祁展大侠念在武林道义上，多予拥护。”

展毓民道：“道长，为了一块假的武林符，我们已经被摆下了水，道长难道还不肯放过我们吗？”

展毓民道：“何况各位的玉符没有一块是好的，沿途再也不会有危险了。”

阮雄走到展毓民身边，附耳低语了一阵。

展毓民道：“有这种事？”

阮雄道：“这个要问他了！”

那店主在旁笑道：“老汉不是说过，是我的儿媳顺手牵羊捞回来的吗？”

展毓民道：“朋友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，展某得到的

玉符，明明还在身上，朋友怎可说从展某身上得去的？”

店主笑道：“老爷子说话欠通了，我几时说在您身边摸去的？那块玉符是我儿媳妇从一个老头儿身边摸来的，那个老头儿也确实跟一个少年公子作伴，老汉不知道他们的姓各才描述他们的形状，可弄不清他们是谁。”

阮雄道：“可是在场的人，再没有第二对老少了，你不是明明指的家师吗？前辈，这关系很大，我们对武林符只尽道义之责，绝非染指之心，前辈这么一栽赃，家师岂非不明不白地背了黑锅？”

店主微笑道：“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”

展毓民道：“不行，朋友一定要说清楚！”

店主笑道：“我也没说假，那一老一少还在座上坐着，你们去问问？”

那少女按桌起立，道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
阮雄道：“柳小姐，久违了！”

阮雄又道：“原来柳山主也来了，难得！难得！”

柳大树朝店主道：“林佛剑，你真混帐！”

听柳大树这一叫，众人俱都大吃一惊，虽然他们都发觉这店主身分可疑，万没想到竟会是林佛剑的化装。

二三 设计作弄遭人戏

柳大树见一言喊破，才微笑揭下脸上的面具，那与祁逸夫闻达等人一样，都是用人皮制的薄膜。

他一揭露真相，店中的其他伙计男女也都卸除化装，两个女的是尤美娘、尤丽娘姊妹，两个男的却是尤龙、尤虎兄弟。

展毓民在震惊中强自镇定，微微一笑道：“想不到这一所荒村野店，居然是卧虎藏龙之地。林公子，你可真会乔装居然把我们都瞒过了！”

林佛剑笑笑道：“我们的化装术是出自青城一脉，都仗着面具掩藏本相，算不了什么。前辈的化装术才高明呢，如非前辈去而复回，我再也想不到前辈也来凑热闹了！”

展毓民道：“武林符事关武林安危，四海镖局既然承担了个这个责任，展某敢不尽力。但不知各位又为了什么？”

林佛剑笑道：“我说过，四海镖局承揽了一笔大生意，再晚必然要插手一份，这次怎能放过？因为是事关武林公益我特别减价，只求分润一半。”

齐碧霞怒道：“为什么要给你？”

林佛剑笑道：“不给也行，我向武当要。你们保的假符我把真符送上，四十万两独吞，他们也得照付。道长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觉非被他一问，倒是十分为难，不知如何回答。

齐碧霞道：“你问武当要好了，反正真符也没有经我们的手，我们更没有存心想要报酬，统统给你都行。”

林佛剑笑笑道：“那一不行，真符虽由我们取得，我们却没能送上泰山，别人都知道你们保了是假货，只有四海镖旗才能通行无阻，所以我才在此地交出来。否则，我就一路送上去了。银子虽好要留下命来才能享用，我命里只有一半的份儿，多取反而会招惹。”

觉非忙道：“展大侠，这话也对，四十块假符都揭晓了，贵局在路上再也不会惹人注意，势非借重不可。”

齐碧霞道：“我们不干！”

林佛剑道：“齐小姐，这是何苦？我等到这个机会才献取真符，为的也是使武林符能安抵泰山！”

展毓民道：“碧霞，这不能意气用事，我们是为了武林道义才承保这趟镖，既然做了，就当有始有终的。”

齐碧霞冷笑道：“武当是各门正派，哪里把我们看在眼里，我们又何必献殷勤地巴结人家？”

觉非连忙道：“齐小姐这话言重了，贫道等对贵派一直万分这敬，否则也不会登门求助了！”

齐碧霞道：“你们找的是四海镖局可不是乾坤剑派！”

觉非道：“那还不是一样吗？”

林佛剑微笑道：“这就是开镖局的苦处，生意上门，连拒绝的权利都没有，不管是多困难的事，也只有认命了。”

齐碧霞道：“我就不接受，又能如何？”

林佛剑笑道：“四海镖局也有不敢接的镖，金字招牌就毁了，你不怕，当然可以拒绝。”

齐碧霞还想说，展毓民道：“碧霞，争这些题外的话有什么意思？问题在目前。”

齐碧霞道：“目前我们更可以不理，武当的银子我们没